

神女峰

苏童著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GN
ZHE
OPI
TOL
JUI
SNX

神女峰

办童作品系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女峰/苏童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4. 8

(苏童作品系列)

ISBN 7-5321-2732-X

I. 神… II. 苏… III. 短篇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0581 号

策 划: 郑宗培

责任编辑: 张安庆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神 女 峰

苏 童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i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7.25 字数 161,000

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100 册

ISBN 7-5321-2732-X/I·2123 定价: 1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4364064

目 录

马蹄莲.....	1
巨婴	14
星期六	25
八月日记	36
奸细	44
大气压力	57
海滩上的一群羊	70
开往瓷厂的班车	83
白沙	93
天使的粮食	107
霍乱	117
吹手向西	128
仪式的完成	137
我的棉花,我的家园	146
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	158
逃	170
祭奠红马	181

伤心的舞蹈	193
七三年冬天的一个夜晚.....	201
神女峰	211

马 蹄 莲

庞小姐在福来花店门口等人，等了很久，还是不见那个人的影子。他们昨天是约好了的，下午一点钟来看店面，可是对方却失约了。庞小姐仪态万方地在花店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渐渐地没了耐心，人便靠到橱窗上去了。她撇着嘴斜着眼睛看街上的行人和灯箱广告，好像在抱怨所有的事物都不守约。她打过那个人的手机，打过两次，对方手机都正常地响了，却没有人接听。

福来花店的门上也用白油漆刷了两个字：待租。店面的一半迎着大街，由瓷砖、玻璃和铝合金材料装饰，勉强算得上普通装潢，离广告上说的豪华水平却相去甚远。另一半店面藏在小巷里，是粗糙的水泥墙，墙的尽头是一个简易小便池的开端，偶尔会有个过路的男人站到那儿去，肩膀一动一动的。从地理位置来说，花店不在闹市，却也不算冷僻。花店的隔壁是一家杂货铺，斜对面分别是一个修理钟表的摊位和一个书报亭。庞小姐在向四周张望的时候，杂货铺的女主人和修钟表的小宫也在瞟她，书报亭里的老孙眼神不好，他悄悄地戴上老花眼镜，看见的

仍然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的轮廓。他们都觉得庞小姐面熟，女店主一直在向庞小姐微笑，小宫曾经两次对庞小姐挥手示意，庞小姐似乎看到了，也似乎没注意，反正没有回应他们。他们后来就不再盯着庞小姐看了，也许认错人了呢，庞小姐看起来有点傲慢，她一定不认识他们。

庞小姐穿着白领女性常穿的西装套裙，深灰色的，还有高跟鞋，站在花店外面的台阶上，看上去这个人与花店非常匹配。她身后靠玻璃橱窗的地方堆放着几只半人高的藤条花篮，花篮好像一直是放在露天的，好多藤条已经发黑，折断了。庞小姐的高跟鞋恰好踩着一块红色的化纤地毯，地毯也已经污痕斑斑了，但上面嵌着的两个字仍然清晰可见：欢迎。

已经一点三十分了，庞小姐看着手机上的时间显示，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，眉头尖锐地皱了起来。她随手又拨了个电话，这次她有点惊讶了，她听见从身后的花店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，里面好像是有人。庞小姐疑惑地凑到玻璃门前，推了推门，门开了一条缝，是一把链条锁锁着门。花店里面涌出的一股气味使她下意识地闪避了一下，那是夹杂着腐烂的植物味、烟味和臭袜子味的室内空气，不像花店，倒像民工宿舍的气味。庞小姐更疑惑了，她捂着鼻子从门缝里向内张望，看见的是一片花的废墟，各种陶制花瓶和玻璃花瓶的废墟，还有塑料剪刀、包装绳、报纸、纸盒杂乱地堆了一地。她听见里面的手机还在响，她甚至看见了那只手机，它被主人放在一只玻璃花瓶的瓶口处。在庞小姐预计到什么的同时，她看见一只手从一堆纸盒后面爬出来，先抓住花瓶在地上拖了一段，然后摇了摇花瓶，抓住了手机。她在花店和无线电波里同时听见了肖先生粗哑的声音。你是谁？

街对面修钟表的小宫看见歇业的花店里有人出来给庞小姐

开门，是个瘦高个的男人，花店是背阴的，没有灯光白天的光线也显得暗淡，所以小宫并没看清那男人的长相。

肖先生睡眠惺忪，脸颊上印着一小片细密的条状花纹，很明显是草席压出来的。他弯着腰和庞小姐握了握手。庞小姐闻到他嘴里吐出来一股难闻的气味，是男人特有的混杂着烟味和口腔疾病的腥臭，庞小姐下意识地退后一步，视线也垂了下去，打量起他的穿着来。肖先生的衬衫和裤子一白一黑，看不出是什么面料，白衬衫领子有点发黑，皱巴巴的，皮带上一排拴着三样东西，手机套、钥匙链和打火机盒，是外面讨生活的男人常见的装束，但他脚上那双拖鞋使庞小姐突然疑惑起来，她说，你是昨天电话里的肖先生吗？

我不是肖先生？他的反应却很敏捷，冷不丁反问道，那我是谁？

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庞小姐眨巴着眼睛盯着对方的脚，她犹豫着，还是把内心的疑惑说出来了，你这个样子，不像老板，就像建筑工地上的民工嘛。

民工怎么啦？肖先生的眼睛一亮，说，这位小姐看不起民工？

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口音是本地人嘛，不是民工。庞小姐发现自己这么说话很被动，就突然改变话题，你这个人怎么一点不守信用？她说，说好了一点半见面的，害我在外面白等了半个小时！

我在睡觉。他说，我睡觉很死，听不见铃声。

你这人好福气，一睡睡到下午！庞小姐说，昨天我们联系的时候你好像也是刚刚醒过来的样子，今天我们约好的时间，你还在睡。

你说得对，我有福气睡觉，我就剩下睡觉的福气了。他说，我这么睡了好多天。夜里睡，白天也睡，我睡得着。

你这么睡不是浪费时间吗？庞小姐说，不仅浪费你的时间，也浪费了我的时间。

不，浪费了你一点时间，没有浪费我的。他说，我有的是时间，谈不上浪费。

庞小姐瞥了一眼屋角那张草席，草席上什么也没有，甚至没有枕头，却扔着一面小圆镜，她有点纳闷，镜子和这个邈邈的男人似乎不应该在一起。她想坐下来和他好好谈谈门面的事，这不是应酬，几句话就能把对方打发了。庞小姐左顾右盼的，想找一把椅子，可是花店里只剩下一张桌子了，没有椅子。

肖先生似乎知道她在想什么，他弯着腰在满地残花和花瓶花盆里找，从垃圾里搬了一盆仿真植物过来，一只手把植物拽出来，另一只手就把花盆倒过来了，放在她旁边。肖先生说，没有椅子，对不起，你将就着坐花盆吧。

庞小姐不愿意坐在一只花盆上，她只好站着。她说，你这儿，怎么好像是被人打劫过的？

是。是被人打劫了。

我开玩笑呢，我是说你这儿怎么这样乱，就算不做鲜花生意了，还要盘给别人做，怎么不稍稍收拾一下？

是被人打劫了。他说，你开玩笑我没开玩笑。

谁会打劫花店呀？庞小姐的身体又下意识地往后面缩了一下，瞪大眼睛盯着肖先生，你不是开玩笑？谁干的？你报警了吗？

报什么警？不是强盗，是家贼。他说。

庞小姐仍然满腹狐疑，你这人，怎么说话不着边际的？跟你这样的老板打交道，我很紧张。

我不是老板，你说的，我是建筑工地上的民工。肖先生说。

庞小姐有点窘，似乎为了掩饰自己的窘境，她转过脸去打量着花店的内部装潢。她说，你这家花店以前生意不错的嘛，我前一阵路过这里还来买过花，有个女的，人长得漂亮，也会做生意，我本来挑了一把康乃馨，她劝我买马蹄莲，说这儿的马蹄莲是全市最便宜的，我还就让她说动了，买了一把马蹄莲，多花了好多钱。

你在说小菊吧？

我忘了叫什么，好像她是店里的经理，她很会做生意呀。

做生意就凭一张嘴。他说，她心眼多，嘴又能说会道，她能把死人说活了，能把拖拉机说到天上去飞。

她是你什么人？你女儿吗？

我有那么老？他说，我看上去那么老了？

对不起，我误会了。大概不是你老，是她看上去很年轻。是你太太吗？

我不知道。

怎么会不知道？庞小姐笑起来，她说，你这人很会开玩笑呀。

是不知道。他说，我不知道她是我什么人，她知道，她是我什么人，这事要问她。

她现在人呢？庞小姐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把一个核心问题提出来了。

他没有回答，他嘿地一笑，抬起充满血丝的眼睛朝这里看一眼，朝那里看一眼，却始终回避庞小姐急切的眼神。然后庞小姐看见他从草席上拿起了那面小镜子，握在手心里，对着外面照了照。今天要下雨。他说，今天肯定会下雨。

你用镜子测天气？

测什么天气？天气关我屁事。肖先生说，我在这儿躺了好几天了，别人见不着我，但我可以看见他们，看见他们的脸。谁活得得意，谁活得不好，我这面镜子都照得出来。

花店里突然就安静下来了，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邻近的唱片店里播放摇滚乐的声音，那声音听上去好像一个人在用金属物敲打自己的头颅，人便发出了比金属物更尖锐更高亢的喊叫。

对不起，庞小姐尽量地躲着镜子，惟恐他把自己收到镜子里去。她说，你有心事，我看得出来。我不该打听这些的，我们还是谈谈正事吧。

心事不值钱的，告诉你也没关系。他突然又笑了一声，说，有人喜欢买花，有人喜欢买人，价钱不一样罢了，我告诉你，小菊，她让人买走了。

什么买走了？庞小姐终于明白了什么，她眼神里现在一半是好奇，一半是恐惧，看得出来她对买人的故事有兴趣，她说，肖先生你又开玩笑，一个大活人，怎么能让人买了呢。

有个人来买花，买了几次花，就把人也一起买走了。肖先生收起了镜子，把它放在裤子口袋里。他说，一个愿买，一个愿卖，成交啦。

庞小姐这时候忽然清晰地记起了那个女人的容貌，微黑的时髦的肤色，鼻子很小巧，却很挺拔，胸部也一样，买花的时候天气还很热，庞小姐记得她穿一件白色的小背心，背心上绣了几朵小小的花，花型也是马蹄莲的。只有她的口音透出一丝乡下气，庞小姐可以断定她和自己是一个县里出来的，她记得问过那个女人家乡在哪里，那女人哀伤而造作的回答让庞小姐永远难忘，出来了就没有家乡了，地球就是我家乡。

男人打了个呵欠，他的身体几乎靠在墙上，一只手挠着大腿，他说，你们女孩子都喜欢开花店，为什么？

这还用问为什么？女孩子都爱花呀。

为什么女孩子都爱花？他说，花儿美？不一定，我现在觉得花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。没用的就是废物，废物怎么会美呢？不美，还伤人！比如那个马蹄莲，我一看见它胸口就疼。马蹄莲，花名字起得好呀，看见它就像看见马蹄，踹我的胸口！

庞小姐掩着嘴笑了，她知道这个男人受了刺激，说话不免有意气用事之处，她不好说什么，说什么都容易得罪了他。

我从来就不喜欢花，现在更不喜欢了，我看见花就恶心，不骗你，好比康乃馨，看上去不错，你闻闻它的根试试，臭死了，比厕所的尿骚还难闻。

庞小姐有点尴尬起来，她猜这个肖先生是在借无辜的花儿发泄着对人的仇恨，她能够理解一个男人受伤的心情，但她不能接受他用如此刻毒的语言糟蹋花的名誉。庞小姐清了清嗓子，她说，男人很少有喜欢花的，女人很少有不喜欢花的，我就是喜欢花，我做梦都想要有一间花店。

是，你做梦都想有一间花店，你电话里告诉过我了。男人睨视着客人，他的表情看上去有点古怪，好像是轻蔑，好像是失望，然后他走到角落里，打开一堆塑料文件柜，我的租赁合同都在这里，你看一看，签了字付了租金，你明天就可以在这里卖你的花了。他拍打着一堆文件上的灰尘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我电话里说清楚的，租金半年一付，三个月不行，一个月就更不行了，一共一万二，你带来了么？

庞小姐低下头去，她的手有点紧张地扯弄着套裙上的一道褶皱，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事，她迟疑着，我先交一个月的，到九月份，我买的债券到期，一定把半年租金补齐。

到九月份我要是死了呢？你要是死了呢？我就知道你在浪费我的时间。男人手脚很重地撞上文件柜的抽屉，他说，免谈免

谈，我要继续睡觉了。

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？庞小姐的脸涨得通红，她从小包里掏出一张单据向肖先生挥着，九月份就到期了！我从来不骗人，你为什么不相信人呢？

我就这么说话。肖先生又走回到草席旁边，人沉重地躺了下去，他说，我不相信人，我相信钱。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花店里的气氛完全变得冰冷的了，应酬的客套和一点点人情味丧失以后，两个人冤家似地对峙着，一个以懒洋洋的姿势躺着，另一个站着，眼睛里渗出了委屈的泪水。

我做梦都想开一间花店，我攒那么多年的钱，就是想开一家花店。庞小姐抹了抹湿润的眼角，她说话的声音哽咽着，你不信任我，没什么，可你让我的梦想破灭了，我会恨你一辈子。

起初肖先生不作任何表示，他只是侧躺着，一只手枕着脑袋，另一只手不时地挠着他的左脚脚踝。突然，肖先生冷笑了一声，坐了起来，你在演电视剧呀？几滴眼泪就想骗我？什么叫梦想，什么叫破灭，我不懂这一套，我就懂钱，懂吃饭，懂活命！他说，把我当傻子？他妈的，现在的女孩子，都可以去当女间谍，演什么像什么！都把我当傻子，手机挂在脖子上，穿得那么时髦，一万二的租金拿不出来？你说攒那么多年钱，钱呢？看你打扮是个白领嘛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，不会是保姆吧？

谁做保姆？你别张嘴就糟蹋人！庞小姐这么喊了一声，忽然低下头去，她擤了一下鼻涕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擦了擦鼻子，又把纸巾塞回小包里了，她说，一个大男人，对小姐该讲点绅士精神。你就不能通融一下？

我跟你通融了，钱不跟我通融，借钱给我的人也不跟我通融。我让你实现了梦想我就该撞火车去了。肖先生说着虚起眼睛打量起庞小姐来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口口声声要盘店，口气

很大，什么见面详谈，什么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的你全懂，怎么这点钱拿不出来？你不会是在外面做鸡的吧？

你才做鸡！你们一家都做鸡！庞小姐尖叫起来，不断升级的伤害让她无法承受，她踢翻了一只花盆，又踢翻了一只玻璃花瓶，一路破坏着向门那儿走，你这种男人，不让女人抛弃才怪，睡你的觉去吧，睡了永远别起来！

庞小姐拉门的时候发现玻璃门是坏的，拉也不行，推也不行，只能开一半。她听见后面响起了肖先生的笑声。你以为你是在咒我呢？睡了永远不起来？我巴不得，可惜一觉睡不过去。肖先生已经从草席上坐了起来，他说，小姐，你别急着走，买卖不成缘分在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让我一觉睡过去，永远别起来！

庞小姐在气头上，回头说了一句，那不用我帮忙，自己爬起来，去药店买一瓶安眠药！

我不能出去，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。肖先生说，你要是帮我去药店买一瓶安眠药，租金上可以通融一下，先交三个月的就行。

你疯了。庞小姐抓着门拉手用劲拽了一下，门吱嘎尖叫了一声。庞小姐跺着脚说，你这破花店没人要租，什么都是坏的，人的脑子也坏了。你就不能站起来，帮我开一下门？

是你要出去，你自己开门。肖先生仍然坐在草席上，用那面小镜子照了照庞小姐的脸，他说，我看你脑子也聪明不到哪儿去，连门也不会开，你要是聪明一点，什么门都可以开。

你什么意思？

我什么意思，你如果脑子没坏，早就该知道了。

庞小姐回头盯着肖先生看了一会儿，嘴角上浮出一丝讥讽而傲慢的微笑，你这种男人，她冷笑着说，你这种男人，死了也不

可惜。

然后庞小姐去推另外半扇玻璃门，这次门推开了。推开门她才发现外面下起了雨，对面修钟表的摊子已经不见了，书报亭上也撑起了一把广告伞。豆大的雨点打在街道上，空气中夹杂着尘土淡淡的腥味和花店残存的一点清香。庞小姐站在门口的台阶上，看见杂货铺的女人探出头看她，看一下又缩回去了。庞小姐向杂货铺那里厌恶地翻了个白眼，讨厌，她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嘴里嘟囔着，不知是在骂天还是骂人。也就在这时她感到身后响起一阵沙沙的声音，庞小姐回头一看，发现肖先生起来了，他的一条腿和一只胳膊挤在门缝处，手里拿着一件揉成团状的塑料雨衣。

没有雨伞，你就将就着用雨衣吧。

庞小姐打开那件红色的雨衣，发现一个更大的意外，雨衣里还包着一枝白色的马蹄莲。雨衣一打开，马蹄莲轻轻地落在她的高跟鞋上。

你别把眼睛瞪那么大，我没别的意思。肖先生站在门缝处说，花店里就这一朵没枯的花了，我看见它胸口就疼，你喜欢你带回家，养在瓶里，还能开两天。

庞小姐抱着雨衣和花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她看见肖先生的一只穿拖鞋的脚伸在外面，脚背上有一块很大的暗红色的疮疤，好像是严重的烧伤留下的痕迹。

这次像个男人了吧？肖先生在里面幽幽地一笑，然后他关上了门。关门之前庞小姐听见他又说了句不中听的话，你把我当坏人？是你脑子坏了。告诉你，我要是坏人，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！

穿灰色套裙的庞小姐五天之后又出现在福来花店的门口。

五天时间没有改变庞小姐，但福来花店门口的杂物都被清理过了，有人在玻璃门上贴了封条。庞小姐手里抱着那件红色的塑料雨衣，站在花店门前的台阶上。当然，街对面修钟表的小宫和旁边杂货铺的女店主都注意到她了，卖报纸的老孙知道自己戴上老花镜也看不清女孩的模样，干脆就不管闲事了。

庞小姐不喜欢杂货铺女店主那种侦探般的目光，她穿过街道走到小宫那里去问讯。她指着福来花店的门问小宫，为什么花店门上贴了封条？花店门面有人租掉了吗？

钟表匠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他脸上的表情有点怪异。你不知道花店老板出事了？他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打量庞小姐的目光渐渐变得犀利起来，就是你进花店那天夜里出的事，那个老板吃了一瓶安眠药！

庞小姐惊叫了一声，已经死了？

多半是死了，听说是一大瓶安眠药，不死也是植物人了。小宫说，他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人家来花店追债，债没追到，追了一条人命。

庞小姐脸色煞白，转过身去看看对面的花店，看一下好像受到一次惊吓，慌忙转过身背对着花店。她的手一直在折叠那件塑料雨衣，塑料雨衣沙沙地响，过了一会儿庞小姐清了清嗓子，问，他到底为什么寻短见呀？

寻短见还能为什么，不是为人就是为财嘛，听说他两个都沾，都说他是人财两空。

人财两空也不能轻生呀，可以从头再来的。庞小姐的眼神里一半是哀伤，一半是疑惑，他虽没什么教养，人是个好人。她说，那天还好好的，虽然消沉了些，不过还开玩笑呢，看得出来是真想死的人嘛。

你也看不出来？小宫目光炯炯地盯着庞小姐，说，那天你不

是进去了很长时间吗，我以为你跟他很熟呢。

不。你弄错了。庞小姐突然从小宫的表情里看出了什么潜台词，她提高声音说，我不认识他，我只是跟他谈店面出租的事。

庞小姐这时感到自己的脸亮了一下，她下意识地偏过脸，看见一个圆圆的淡黄色光圈跳到了钟表匠的脸上。什么东西！她捂着脸惊叫了一声。小宫看见庞小姐惊慌的样子便笑了。别怕，是花店里那面小镜子，他说，我前天就去看过了，不知道是谁的小镜子，放在墙根上，正好对着玻璃，一出太阳镜子就晃人的脸。

庞小姐记起了什么。是镜子。她说，镜子的反射。庞小姐面色苍白地站在钟表摊前，很明显她是在努力镇定自己的情绪。过了一会儿庞小姐向旁边的垃圾箱那里走，她背对着小宫把那件红色的雨衣放进了垃圾箱里。小宫没看清庞小姐在干什么，他一直断定庞小姐就是某某人，终于忍不住对着女孩子的背影喊了起来，喂，你是以前在对面剪玫瑰的小琴吗？庞小姐回过头，说，什么？什么剪玫瑰？小宫说，以前福来花店生意好的时候，有个打工的女孩子天天在门口剪玫瑰的刺，她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！

你认错人了。庞小姐愣了一下，很奇怪地拿起挂在胸前的手机看了看，什么打工，什么剪玫瑰的刺？她说着把手机放回到胸前，我从来没在花店打过工，你认错人啦。我进花店都是去买花的。一丝骄矜的微笑很快回归到庞小姐的脸上，她向花店看了一下，又向钟表摊看了看，最后她走回到钟表摊。

我做保险的。庞小姐说着从小包里掏出一张名片，用一种很职业的语气推荐起她的业务来，我们做八个险种，最受欢迎的是医疗保险和人身意外保险，她说着灵机一动，手指向对面的花店指了指，你也看见对面花店的事情了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